

WHY READ **MARX** TODAY?

马克思思想过时了吗？绝对没有！  
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如何解读马克思  
思马克思思想经久不衰的现实指导意义

# 21世纪， 重读马克思

[英] 乔纳森·沃尔夫 (Jonathan Wolff) ◆ 著  
范元伟 ◆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 21世纪，重读马克思

[英] 乔纳森·沃尔夫 (Jonathan Wolff) ◆著  
范元伟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 内 容 简 介

乔纳森·沃尔夫用优美简洁的语言,阐述了马克思为什么在当代具有历久弥新的影响力。沃尔夫从已故的马克思思想之中敏锐地探寻到了活的灵魂,他的研究表明:尽管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并不十分完善,但他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评丝毫没有失去现实紧迫性。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3249

© Jonathan Wolff 2002

“WHY READ MARX TODAY?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2.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原英语书出版于2002年。本翻译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世纪,重读马克思/(英)沃尔夫(Wolff, J.)著;范元伟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书名原文:Why read Marx today?

ISBN 978-7-302-39941-4

I. ①2… II. ①沃… ②范…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9164号

责任编辑:刘志彬

封面设计:汉风唐韵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沈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mailto: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mailto: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9 字 数:90千字

版 次: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 000

定 价:28.00元

---

产品编号:058982-01

# 前 言



1986年，我担任了伦敦大学学院哲学讲师的教职。这个教职的任务包括讲授马克思主义学说。这门课程，最初是由我的老师杰瑞·柯亨设立开讲的，他刚刚离开伦敦大学学院去牛津大学任教。对我来讲，阅读和思考马克思理论是一件愉悦的事情，因此，我对于出任这个教职感到十分地高兴。不过，我也经常在想，这门课程可能开不了太久时间。我知道，学生们虽然愿意听当今主流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学者讲授的马克思主义，但是，随着杰瑞的离开，我想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可能会慢慢消失。

不过，我猜的并不正确。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教学，一直保留了杰瑞的设想。面对柏林墙的倒塌，这项教学工作还顽强地生存着；面对所谓的去极端化主义和当前学生的职业主义，这项教学活动反而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现在，这门课程，比以往更受欢迎，尤其是美国学生在伦敦开始他们的“大三年级海外学习计划”以来。本书是在雪莱·考克斯的建议和邀请之下，我根据多年的讲学材料写作而成的。

这本书的初稿，既不是作于远眺科莫湖的别墅，也不是作于闻名遐迩的“美国高等研究院”，而是作于伦敦地铁：具体地说，是在北线和维多利亚线上。当火车摇摇晃晃地在中途非站台停靠时，我就把那脑海中闪现的想法潦草地涂写在小笔记本上。我建议人们采取这种写作方法：让人感到释怀的是，我找到了希望火车晚点的理由。而且，这种念头常常能够

得到满足。有几位朋友,阅读了本书最近较新的文稿。在此,我特别感谢:泰瑞·卡佛(Terrell Carver)、杰瑞·柯亨(Jerry Cohen)、乔恩·派克(Jon Pike)和拉齐·赛格(Rajeev Sehgal)。他们对这本书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书面评论,让我免于犯令人尴尬的错误。本书的写作,再次点燃了我重读更多马克思作品的欲望(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任务)。我希望,本书的读者会明了其中的道理。

## 中文序言



我很荣幸为范元伟新译拙著《21 世纪，重读马克思》中文版作序，同时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和范元伟为拙著付梓出版做出的积极努力和辛勤劳动。10 多年前发行的拙著英文版，是根据我 1986 年在伦敦大学学院开始教学生涯后多年累积的授课讲义写作而成的。目前，我仍在从事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教学工作。尽管过去 30 年世界风云变幻，但这门课程依然深受伦敦大学学生和世界各地访学学生的欢迎。

本书的撰写，起源于我常常看到大学生和年轻人对马克思思想的兴趣劲头十足。现在，有两类交叉的人群对卡尔·马克思非常感兴趣。一类人，是对马克思思想充满好奇的人群。马克思对 20 世纪历史的影响，是任何其他人物难以望其项背的。因此，我们要理解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必须懂得马克思：他早期关于异化和人性的作品，以及他后期的经济学著作与历史理论。另一类人，包括那些对主导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体制感到不满的人，他们期待马克思能增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量，并帮助他们勾勒出另一种经济体制的蓝图。拙著的部分观点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像 150 多年前那样，在当今依然让人印象深刻。但是，遗憾的是，他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可供现实选择的具体方案。部分原因在于，马克思有意为之。因为他并不想把自己看作是未来历史细节的预言家。不过，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可持续地管理一个大规模经济体，除非它采取某种类似于市场定价和追逐生产利润的市

场机制。这个难题对于许多激进的评论家来说,仍然是个突出的问题。

马克思会怎么看待共产党执政的当代中国令人瞩目地发展市场经济,并且不久之后这个国家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呢?作为政治学家的马克思一定会分析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北美、欧洲、日本与大洋洲等经济体的关系。他或许会把他关于异化劳动的解释应用于分析中国企业的生产环境。他也肯定会对精英阶层靠别人劳动而致富的方式表示担忧。真正令他感兴趣的问题一定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从长远来看是否可持续?中国能否实现持续增长?但是,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难以为继,那么会发生什么?马克思一定会从当前形势下寻找蛛丝马迹以确定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要是我们能够知道他的心思,那真是太妙了。

马克思是否一定会关注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并不契合我在本书中代他阐述的历史模式呢?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答案。然而,我的疑虑是,马克思是否一定能够把他关于人类生产和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洞见,继续用于解释表面的现实体制,即使这种现实体制与他当时所设想的完全不同。任何试图预言马克思思想的困难在于,他对政治的理解比我们任何人都要来得深刻,而且他的分析总是让人出乎意料而又令人信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今天必须重读马克思!

乔纳森

2014年12月5日

## 英文序言



It is a great honour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write a preface to Yuanwei Fan's new Chinese translation of my book *Why Read Marx Today?*,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Yuanwei Fan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initiative in bringing out this edition.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the book was published more than 10 years ago, but it is based on lectures I have been giving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since my teaching career began in 1986. I still teach a course on Marxism and it remains very popular with my students in London and with visiting students from all round the world, despite the many and surprising changes to the world in the last 30 years.

I wrote the book because of the irrepressible interest in Marx's ideas that I have always seen in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young people. There are two, overlapping, groups of people who have a deep interest in Karl Marx. One is the intellectually curious. Marx's influ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as unmatched by any other figure, and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we live in we must understand Marx: his early writings on alienation and human nature, as well as his later economic writings and theory of history. The other group contains those that are not content with the world dominance of a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and



look towards Marx to strengthen their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nd to help them sketch out alternatives. Part of the argument of my book is that Marx'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remains as impressive today as it was 150 years ago, but, unfortunately, he has much less to offer by way of realistic alternatives. Partly that was deliberate on Marx's part. He did not regard himself as a predictor of the details of the future. But our problem today is that we do not know how to run a mass economy in a sustainable way unless it has something approximate to capitalist markets with market pricing and production for profit. This remains the outstanding question for radical critics.

What would Marx have made of contemporary China with a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presiding over an impressively growing market economy, which, before long, will be the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Marx the political writer would have explored China's relations with Africa and with the economies of North America, Europe, Japan and Australasia. He may well have applied his account of alienated labour to th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in the factories of China. He would have worried about the way in which an elite group has been able to grow rich on the labours of others. The question that would have interested him most is whether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odel is sustainable in the long run. Can China continue to deliver growth? And if it falters, what will happen? Marx would have looked for signs in current conditions that identify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s and it would have been wonderful to know what he would have said.

Would Marx have been concerned that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fits very poorly into the model of history that I set out in this book on his behalf? We can never know, but my suspicion is that Marx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explain how the basic motivating insights of his theory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production and society continue to apply, even if the surface structure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he anticipated. The problem with trying to predict what Marx would have said about anything is that he always saw more deeply into politics than any of us, and his analysis is always surprising yet compelling.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we must continue to read Marx today.

# 目 录



导论 /001  
马克思的生活和工作 /005  
本书的计划 /010

## 第1章 早期著作

引言 /015  
1.1 宗教 /016  
1.2 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 /022  
1.3 劳动与异化 /029  
1.4 货币与信用 /036  
1.5 自由主义 /039  
1.6 解放 /043  
总结 /045

## 第2章 阶级、历史与资本

2.1 阶级 /049

2.2 历史 /052  
2.3 资本主义经济 /064  
2.4 向共产主义过渡 /079  
2.5 共产主义的性质 /087

## 第3章 评论

引言 /097  
3.1 早期著作 /099  
3.2 历史理论 /104  
3.3 经济学 /109  
3.4 共产主义 /113  
3.5 人性 /117  
总结 /119  
文献指南和进一步阅读 /121  
译后记 /125



## 导 论



1907年，意大利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问：“什么是活的黑格尔思想，什么是过时的黑格尔思想？”大约每隔十年，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人，也想问同样关于马克思的问题。现在好了，该轮到我们的提问了。21世纪初，如果我们有办法的话，有多少可能性可以逃避火葬？

我的回答是：答案可能超乎人们的想象。近年来，我们被宽容的假设：马克思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柏林墙的倒塌，已成为标志性的巨大回应：这通常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破产，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破产。

但是，在庆祝“邪恶帝国”终结的时候，我们忘记了那些启发东欧共产主义的思想家们并不是邪恶之徒。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我们的救星。这些思想家以巨大的个人代价，寻求将人性从他们认为不人道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这些思想家，受到了两面夹击：一方面，来自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愿景；另一方面，来自人们对现行罪恶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谴责。然而，随着苏联解体，这些良好的愿景遭受了一些暂时的波折，但这些波折并不意味着西方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完美无缺。然而，最重要的是，正是马克思自己为我们提供了批判现行社会最犀利的武器。

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是当今反资本主义运动的老祖宗。当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马克思好像假设自然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他的生态观比我们当代人具有更大的局限性。但是,另外,马克思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景象;在那个世界里,任何一样事物都被贴上了价格标签,却忽视了事物本身所具有的非货币形式的价值。商业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变得更加无情,更具有剥削性,更像吸血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进步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正如1856年,马克思本人在《人的论文》周年纪念中,演讲指出:

在我们当今时代,任何事物似乎都孕育着其对立面。机械化,缩短了人们的劳动时间,并产生了硕果累累的惊人力量;但是,我们同时看到,饥饿和生产过剩一起并存。这种财富的新奇来源,在经过一段怪异的时间之后,就变成了欲望的源泉。艺术的成功,似乎是以人物缺乏特征为代价的。人类以同样的步伐,征服了自然,但是,每个人好像成了他人或其自身恶行的奴隶。即使纯粹的科学之光,似乎也难以照亮无知的黑暗。我们所有的发明和进步,似乎赋予物质力量于智慧生活,但也造成人们生活在单调乏味的物质力量之中。(马克思,第368页)(此处所引用文献的解释,请参见《文献指南和进一步阅读》)

这些见解,和其他许多观点一样,在本书之中将会得到更加详细的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仍然会发现马克思著作是一座丰富的物质宝库。

现在,指出资本主义错误是一回事;但是,告诉我们该如何做,

又完全是另一回事(据报道,在最近一次反资本主义的游行中,有位示威者高举一面写着“用某种好的制度代替资本主义”的旗帜)。对此,马克思,这位创造性的思想家,非常乐观。虽然他的观点和假设,有时是错误的;他的细节,通常令人难以置信;最后,他也很少告诉我们现在该如何去改造这个社会。但是,他对19世纪后期社会的批评,甚至和21世纪初期有巨大的相关性。也许,我们对他的解决方案没有多少信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所指出的问题不尖锐。至少这一点,就是我在此要极力为他辩驳的理由。

不过,阅读马克思的作品,应该细心谨慎。尽管马克思有时被看作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按照当代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标准来看,他大概就是),但是,阅读他的文章并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他的巨著,《资本论》第1卷,是从一页又一页枯燥无味地探讨商品的定义和性质开始的(不过,他的耐心最终得到了回报)。他早期《论犹太人的问题》的文章,可能是过去二百年政治哲学方面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一点哲学和政治背景知识的人们来说,这篇文章几乎难以理解。也许,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他最受读者欢迎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十分容易理解,但是,马克思争强好胜的性格使他难以对真正正义的思想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只有当你明确知道(或大概知道)作者将要说些什么的时候,才说明你很好地阅读了这部著作。对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来说,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马克思来说,肯定是如此。用这种方法来阅读,有助于读者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细节,也经常有助于读者重视马克思惊人

的创意和思想品质,即使是在阅读一本他未完成的初稿。不过,现在这个时候,你最好相信我的话。

我在这里将要讨论的许多作品,都很容易获得;它们一般以摘要的形式,收录在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编辑的《卡尔·马克思选集》之中。我只要有可能,就会注明参考文献在这本选集第二版中的页码。例如,标记为(马克思,第123页)。如我所愿,如果你阅读本书得到了启发,在这种情况下,去阅读其他一些马克思作品,那么,麦克莱伦主编的选集就是很好的入门书籍。

# 马克思的生活和工作



1818年，马克思生于德国莱茵地区的特里尔(Trier)：法国在拿破仑时期曾经占领过这块德国土地，但后来又被划分给了普鲁士。马克思的父亲是一名律师，生来就是一名犹太教徒。但是，当1816年德国反犹太人法律(破坏了拿破仑一世的自由化)，要求他要么放弃职业，要么放弃宗教信仰的时候，他就改信了基督教。马克思是一名早熟的学生，他的一些学校作业甚至已经发表在浩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也可参见于神奇的互联网档案馆 [www.marxists.org](http://www.marxists.org)。因此，我们在阅读马克思十七岁时写就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论文时，既可以看拉丁文原文，也可以看被翻译成许多主要语言的译文。马克思在对个人抱负经过广泛且深思熟虑之后，在认真考虑个人合适职业的重要性以后，他如此结束这篇论文：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任何沉重负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得到的将不是可怜的、有限的和自私自利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亿万人，我们的事业虽然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发挥作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www.marxists.org](http://www.marxists.org))



马克思十九岁时写给父亲的一封信,是他早年比较著名的作品。当时,他还是一名在柏林学习法律的学生。在这封信中,马克思令人惊讶地向父亲解释了他这个学期的学习任务:诗歌艺术[“这些是我写给燕妮(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他未来的妻子)前三卷所有诗歌的特征”];翻译古典语言;写作三百页论述法律的哲学论文;对话艺术和科学的统一;阅读过难以计数的有关法律和哲学的文章。

因此,他写道:“在我生病期间,我彻底了解了黑格尔和他的大多数信徒。”他还顺便报告说,自己开始自学英语和意大利语。信的结尾,有一个附言(自从读了第一行,我就把它珍藏在身边有二十多年之久了),第一行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爸爸,请原谅我潦草的字迹和拙劣的文体;时间快到凌晨4点钟了。蜡烛渐渐燃尽,两只眼睛正变得酸痛。”(马克思,第9~13页)此时此刻,我深深地感到马克思已经开始了他终生不渝的工作方式。

马克思在完成他的法律专业之后,开始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对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哲学进行比较研究。虽然他很想从事学术工作,但是,由于他参加的知识团体太过于激进,而且他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因此,他不可能有任何希望去做学术工作。在改做新闻记者之后,马克思继续追求激进的、反政府的思想路线;于是,他在1843年实际上是被迫离开德国去了巴黎。在巴黎,他写就了一些最重要的早期作品。在此期间,马克思第一次遇到了恩格斯。此时,恩格斯正奔波在曼彻斯特的生意和德国的家庭生活之间。此时,马克思成了著名的危险分子和革命分子。在普